

156个泊位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试营业

智慧停车破解“停车难”

本报讯（记者 陆铭）9月，户部山停车再添便利！经过3个月紧张施工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试营业，156个泊位既缓解了周边居民和游客的停车压力，又优化了彭城路交通组织、提升了城市景观。

据了解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由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，项目位于户部山和状元府历史街区西侧、石磊巷南侧，原为已经停业的徐州纺工医院，环境较为破旧，周边有海云大厦、徐州市第八中学、户部山步行街等公共建筑。建设改造前，该片区有状元府30个停车位的小型停车场，停车位严重不足，无法满足周边市民及游客的停车需求。

“项目为一栋三层建筑，总建筑面积约2930.22平方米，建筑总高度约23.9米。项目一层为商业，二至三层为立体停车区，主要包括商业面积745.65平方米，立体车库及其他面积2184.57平方米。立体停车区采用平面移动类PPY停

金秋时节，徐州的街头巷尾正被一股别样的“甜蜜风暴”席卷。清晨，一辆刷着粉白渐变涂装的公交车缓缓启动，车窗上的烫金喜字在阳光下闪着光，车身上“永结同心”的红色标语两侧，绣球花与向日葵束随风轻摇，车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——这不是普通的通勤公交，而是云龙区新人小李夫妇的定制婚车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徐州年轻人跳出“豪车排队”的传统婚礼模式，将接地气的公交车改造成专属“移动婚礼现场”，让这场人生仪式既装得下亲友的热闹，又藏着城市独有的烟火气，成为金秋街头最鲜活的风

“以前参加朋友婚礼，亲友们得挤在三四辆豪车上，路上连句话都聊不上，热闹劲儿全散了！”谈及选择公交车婚车的原因，新郎小李笑着说。为了让婚礼更有“聚气感”，他和妻子特意选了一辆双层巴士，提前一周和亲友们一起动手布置：车身贴满大红喜字与Q版卡通婚纱照，车头挂着用红绸扎成的花球，车内扶手上缠满银色彩带，二层天花板垂着一串串粉色气球，连座椅靠背上都系着印着新郎新娘名字缩写的小抱枕。

迎亲当天，这辆“花车”从小区出

本报讯（记者 耿耘）“超长8天假”进入倒计时！近几日，记者在走访我市各大商圈时发现，节日氛围已扑面而来，中心商圈、超市、综合体及家电卖场，商家早已备足货源，并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，到处都是“买买买”的氛围，“假日经济”开始升温。

“月饼已经全部上架，所有节日礼品也都备足了量。”金桥生活超市海宁皮革城店主管刘全说，今年“双节”销售周期缩短，爆发更猛，超市已经提前半个月锁货，备货量充足，米面粮油、熟食、水果等更是超量备货。此外，在徐报集团的“家乡味道”徐州农特产品推广中，全市22家金桥生活超市均已设立“家乡味道”销售专区，精选本地生鲜蔬果、地道美食，严选品质，让顾客放心带回家。

“双节”期间，各家电卖场也将迎来了销售旺季，各大卖场均加大促销力度，推出系列促销活动。“在‘以旧换新’政策的带动下，预计数码、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等都会热销。”徐州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将推出“十一来苏宁玩大的”主题大型活动。该负责人透露，国庆期间，苹果、华为新品

车方式，设置停车泊位156个。”负责运营管理的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9月20日上午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进入项目车辆由项目北侧石磊巷进入，拐入项目东侧和石磊小区之间的道路，再向西拐入项目南侧道路。出口从项目南侧道路向西进入中山南路，形成一个闭环。4个泊车房位于项目南侧道路，每个泊车房门前配备一块显示屏，屏幕上有“我要存车”和“我要取车”选项。存取车可以人脸识别，也可以通过车牌号自动识别。这样设置能够保证车辆进出无需停车取卡、刷卡，实现“无感通行”，即使在高峰时段也能快速通过；此外，它还支持线上缴费功能，市民可通过手机完成费用结算，无需准备现金或现场找零，结束行程后即可直接驾车离场，大幅节省时间成本。

泊车房内充满了科技感。正面有监控探头识别车牌并语音提示，两侧各有

一组光电监测装置检查左右宽度是否超宽，前后各有一组光电监测装置检查车辆长度及是否停到位。此外，还设置了超高、超重传感器以及移动监测装置。移动监测装置的作用是当发现泊车房内有生命物在移动时，泊车房立即停止工作，以确保驾乘人员、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的安全。

平面移动类PPY停车方式是如何运行的？记者在项目二楼看到，二楼为固定梳齿架泊位，当车辆升到二楼时，有一台能够横移且能够180度旋转的台车，台车上的搬运器负责转运车辆。“二至三层均设置为平面移动类PPY立体停车区，共提供156个停车泊位。与传统平面停车场容量相比，平面移动类PPY立体停车区的停车容量提升了近3倍。”该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聚焦周边“停+商+居”多元需求，以智能化、高容量、优位置的核心优

势让“空间利用率”拉满，为市民解决了“停车找位难、通行效率低”的出行痛点。随着它的投入使用，无论是自驾办事的市民、接送家属的群众，还是前往户部山区域的游客，都能告别“绕圈找位”的烦恼，轻松找到专属泊位，享受“步行即达”的便利，真正实现“一停多能”。

“不仅如此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项目还将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功能需求融合，因地制宜设计建设，汲取了千年文脉的精神内核，打造了区域公共建筑的‘新名片’，体现出徐州本土标志性特色。”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，从“停车难”到“停得易”，户部山（西）停车楼投入使用是徐州市停车科技践行“便民交通”的重要举措。这个9月，前往项目周边区域办事、休闲、旅游的市民和游客，不妨体验这座智慧停车楼的便捷服务，让出行更省心、生活更顺心！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如今，在徐州的婚礼季里，这样的“公交婚车”越来越常见：有的新人会在车身印上两人的爱情故事漫画，有的会在车内准备羊角蜜、小酥酥等徐州特产分给同车亲友；还有的会请乐队在车内弹唱，让整个迎亲路都伴着歌声。“以前觉得婚礼得讲排场，现在发现，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奢华的装饰。”正如小李夫妇所说，当公交车载着亲友与欢笑，穿梭在熟悉的城市街巷中，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、亲友间的温情，才是婚礼最珍贵的底色——一辆辆“公交婚车”，不仅见证着新人的幸福起点，也透着徐州这座城市特有的、接地气的温暖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

这条巷子里的趣事”，看着小侄子玩气球，她突然觉得“婚礼的圆满，不在于豪车多气派，而在于长辈舒心、孩子开心，所有人都能热热闹闹地在一起”。